續文獻通考

皇明進士雲間王圻纂輯

道統考　翼統先儒二

東漢

高詡字季回平原般人曾祖父嘉以魯詩授元帝父容傳家學哀平間爲光祿大夫詡以父任爲郎中世傳魯詩信行清操知名當世莽竊位父子稱病不仕光武即位以宋弘薦徵爲郎遷博士拜大司農在朝以方正稱卒賜錢罡丘冢田

咸字子良會稽曲阿人少遊長安師事博士右師細君習魯詩論語王莽時去歸鄉里住東海立精舍敎授

光武即位乃歸家太守黃讜署戶曹史欲召咸入授子咸曰禮有來學而無往教讜遂遣子師之舉孝廉除郎中建武初入授太子論語又爲其章句拜諫議大夫右中郎將遷大鴻臚每進見錫以几杖入朝不趨贊拜不名經傳有疑遣小黃門就問顯宗以咸有師傅恩而素清苦常賞賜珍玩束帛俸祿增于諸卿咸皆散與諸生之貧者年七十二卒于官子福拜郎中亦以論語入授和帝

劉昆字桓公陳留東昏人梁孝王之胤也少習容禮平帝時受施氏易於沛人戴賓能彈雅琴知清角之操王莽世教授弟子恒五百餘人每春秋饗射常備列典儀以

素木瓠葉爲俎豆桑弧蒿矢以射菟首辭有行禮縣宰輒率吏屬而觀之王莽以昆多聚徒衆私行大禮有僭上心乃繫昆及家屬於外黃獄莽敗得免既天下大亂昆避難河南負犢山中建武五年舉孝廉不行遂逃教授於江陵光武聞之除爲江陵令時縣連年火災昆向火叩頭輒能降雨止風徵拜議郎稍遷侍中弘農太守先是殽黽驛道多虎行旅不通昆爲政三年虎皆負子渡河帝聞而異之二十二年徵代杜林爲光祿勳問曰前在江陵反風滅火後守弘農虎北渡河行何德政而致是事昆對曰偶然耳左右皆笑其質訥帝歎曰此乃長者之言顧命書諸策乃令以經入授皇太子及諸王

小侯五十餘人二十七年拜騎都尉三十年以老乞骸骨詔賜洛陽第舍以千石祿終其身中元二年卒于執子孫文傳昆業門徒亦盛永平中爲太子中庶子建初中稍遷宗正卒官遂世掌宗正焉

洼丹字子玉[illegible]南陽育陽人也世傳孟氏易王莽時常避世教授專志不仕徒衆數百人建武初爲博士稍遷十一年爲大鴻臚作易通論七篇世號洼君通丹學義研深易家宗之稱爲大儒十七年卒於官年七十時中山觟陽鴻字孟孫亦以孟氏易教授有名稱永平中爲少府

安字定祖廣漢綿竹人少遊太學受孟氏易兼通數經

又從同郡楊厚學圖讖究極其術時人稱曰欲知仲桓問任安又曰居今行古任定祖學終還家教授諸生自遠而至初任州郡太尉再辟除博士公車徵皆稱疾不就州牧劉焉表薦之時王塗隔塞詔命竟不至年七十九建安七年卒于家

楊政字子行京兆人少好學從代郡范升受梁丘易善說經書京師爲之語曰說經鏗鏗楊子行教授數百人范升嘗爲出婦所告坐繫獄政乃肉袒以箭貫耳抱升子潛伏道傍持章叩車駕乞哀武騎虎賁懼驚乘輿舉弓射之不肯去旄頭又以戟入政傷胷猶不退泣請有感帝心詔出升政由是顯名政爲人嗜酒不拘小節果敢

自矜然篤於義時帝壻梁松皇后弟陰就皆慕其名請與交友政每言論切磋怨至不為屈撓嘗詣楊虛侯馬武武稱疾不為起政入戶徑升牀排武臂責之武諸子及左右皆大驚以為見劫操兵滿側政顏色自若會陰就至得解其剛果任情皆如此建初中官至左中郎將

張興字君上潁川鄢陵人習梁丘易以教授建武中舉孝廉為郎謝病去復歸聚徒後辟司馬馮勤府舉為孝廉稍遷博士永平初遷侍中祭酒十年拜太子少傅顯宗數訪問經術既而聲稱著聞弟子自遠至者著錄且萬言為梁丘家宗十四年卒於官子魴傳興業位至張掖屬國都尉

戴憑字次仲汝南平輿人習京氏易年十六郡舉明經徵試博士拜郎中光武詔公卿大會群臣皆就席憑獨立曰博士說經皆不如臣而坐居臣上是以不得就席遂召上殿令與諸儒難說帝善之拜爲侍中帝謂憑曰侍中當匡補國政勿有隱情憑對曰陛下嚴帝曰朕何用嚴憑曰伏見前太尉西曹掾蔣遵清亮忠孝學通古今陛下納膚受之愬遂致禁錮臣以是爲嚴帝怒曰汝南子欲復黨乎憑出自繫廷尉有詔勑出後復引見憑謝曰臣無謇諤之節而有狂瞽之言不能以尸伏諫偷生苟活誠慙聖朝帝即勑尚書解遵禁錮拜憑虎賁中郎將以侍中兼領之正旦朝賀百僚畢會帝令群臣能說

經者更相難詰義有不通輒奪其席以益通者憑遂重坐五十餘席故京師爲之語曰解經不窮戴侍中在職十八年卒於官賜東園梓器錢二十萬時南陽太守魏滿字叔牙亦習京氏易教授永平中至弘農太守

孫期字仲或濟陰成武人少爲諸生習京氏易古文尚書家貧事母至孝收豕於大澤中以奉養遠人從其學者皆執經壟畔以追之里落化其仁讓黃巾賊起過期里陌相約不犯孫先生舍郡舉方正遣吏齎羊酒請期期驅豕入草不顧司徒黃琬特辟不行終於家建武中范升傳孟氏易以授楊政而陳元鄭衆皆傳費氏易其後馬融亦受其傳融授鄭玄玄作易注荀爽又作易傳自

丹雲氏興而京氏遂衰
歐陽歙字正思樂安千乘人自歐陽生傳伏生尚書至歙
八世皆爲博士歙既傳業而謙恭好禮讓王莽時爲長
社宰更始立爲原武令光武平河北到原武見歙在縣
修政遷河南都尉後行太守事光武即位始爲河南尹
封被陽侯建武五年坐事免官明年拜揚州牧遷汝南
太守推用賢俊政稱異迹更封夜侯歙在郡教授數百
人視事九歲徵爲大司徒坐在汝南贓罪千餘萬發覺
下獄諸生守闕爲歙求哀者千餘人至有自髡剔者平
原禮震年十七聞獄當斷馳之京師行到河內獲嘉縣
自繫上書求代歙死曰伏見臣師大司徒歐陽歙學爲

儒宗八世博士而以賊各當伏重辜歙門單子幼未能傳學身死之後永爲廢絶上令陛下獲殺賢之譏下使學者喪師資之益乞殺身以代歙命書奏而歙已死獄中歙掾陳元上書追訟之言甚切至帝乃賜棺木贈印綬賻縑三千匹子復嗣後卒無子國除濟陰曹曾字伯山從歙受尚書門徒三千人位至諫議大夫子祉河南尹傳父業教授又陳留陳弇字叔明亦授歐陽尚書於司徒丁鴻仕爲蘄長

牟長字君高樂安臨濟人其先封牟春秋之末國滅因氏焉長沙習歐陽尚書不仕王莽建武二年大司空弘牧辟拜博士稍遷河內太守坐墾田不實免長自爲博士

及在河内諸生講學者常有千人著錄前後萬人著尚
書章句皆本之歐陽氏俗號爲牟氏章句復徵爲中散
大夫一歲卒于家子紆又以隱居教授門生千人肅宗
聞而徵之欲以爲博士中道物故
宋登字叔陽京兆長安人父由爲太尉登少傳歐陽尚書
教授數千人爲汝陰令政爲明能號稱神父遷趙相入
爲尚書僕射順帝以登明識禮樂使持節臨太學奏定
典律再拜侍中數上封事抑退權臣由是出爲潁川太
守市無二價道不拾遺病免卒于家汝陰人配社祠之
張馴字子儁濟陰定陶人少游太學能誦春秋左氏傳以
大夏侯尚書教授辟公府舉高第拜議郎與蔡邕共奏

定六經文字擢拜侍中典領秘書近署多因便宜陳政得失朝廷嘉之遷丹陽太守化有惠政光和七年徵拜尚書大司農初平中卒於官

尹敏字幼季南陽堵陽人少為諸生初習歐陽尚書後授古文兼善毛詩穀梁左氏春秋建武二年上疏陳洪範消災之術時光武方草創未遑命敏待詔公車拜郎中辟大司空府帝以敏博通經記令校圖讖對曰讖書非聖人所作其中多近鄙別字頗類世俗之辭恐疑誤後生帝深非之雖竟不罪而亦以此沉滯與班彪親善每相遇輒日旰忘食夜分不寢自以為鍾期伯牙莊周惠施之相得也後三遷長陵令永平五年詔書捕男子周

慮處素有名稱而善於儌敫坐繫免官十一年除郎中
遷諫議大夫卒於家
周防字偉公汝南汝陽人父揚少孤微常修逆旅以供過
客而不受其報防年十六仕郡小吏光武巡狩汝南召
掾史試經防尤能誦讀拜為守丞防以未冠謁去師事
徐州刺史蓋豫受古文尚書經明舉孝廉拜郎中撰尚
書雜記三十二篇四十萬言太尉張禹薦補博士稍遷
陳留太守坐法免卒於家年七十八子舉
孔僖字仲和魯人自安國以下世傳古文尚書毛詩曾祖
父子建少遊長安與崔篆友善及篆仕王莽為建新大
尹嘗勸子建仕對曰吾有布衣之心子懷軒冕之志各

從所好不亦善乎道既乖矣請從此辭歸終於家僖與
崔篆孫駰復相友善同遊太學習春秋因讀吳王夫差
時事僖廢書歎曰若是所謂畫虎不成反為狗者駰曰
然昔孝武皇帝始為天子年方十八崇信聖道五六年
間號勝文景及後恣己忘其前之為善僖曰書傳若此
多矣鄰房生梁郁儳和之曰如此武帝亦是狗耶僖駰
默然不對郁怒恨之陰上書告駰僖誹謗先帝刺譏當
世事下有司駰詣吏受訊僖以吏捕方至恐誅乃上書
肅宗自訟曰昔齊桓公親揚其先君之惡以唱管仲然
後群臣得盡其心今陛下乃欲以十世之武帝遠諱實
事豈不與桓公異哉帝始亦無罪僖等意及書奏立詔

勿問拜僖蘭臺令史元和二年春帝東巡狩還過魯幸闕里以太牢祀孔子及七十二人大會孔氏男子二十以上者六十三人命儒者講論語遂拜僖郎中賜褒成侯及孔氏男女錢帛詔僖從還京師使校書東觀冬拜臨晉令崔駰以家林筮之謂爲不吉止僖曰子盍辭乎僖曰學不爲人仕不擇官凶吉由己而由卜乎在縣三年卒於官遺令即葬二子長秀季彥並十餘歲蒲坂令許君然勸令反魯對曰今載柩而歸則違父命舍墓而去心所不忍遂留華陰長秀好章句學季彥守其家業門徒數百人延光元年河西大雨雹安帝詔有道術之士極陳變眚召季彥見於德陽殿帝親問其故對曰此

皆陰乘陽之徵也今貴臣擅權母后黨盛陛下宜修聖
德慮此二者帝嘿然左右皆惡之舉孝廉不就年四十
上終於家

楊倫字仲理陳留東昏人少為諸生師事司徒丁鴻習古
文尚書為郡文學掾遂去職不復應州郡命講授於大
澤中弟子至千餘人元初中特徵博士為清河王傅安
帝崩倫輙棄官奔喪號泣闕下不絕聲閻太后以其專
擅去職坐抵罪順帝即位詔免倫刑遂留行喪於恭陵
服闋徵拜侍中時邵陵令任嘉在職貪穢因遷武威太
守後有人奏嘉贓罪千萬徵考廷尉牽染將相大臣百
有餘人倫乃上言齊桓之霸殺奸臣五人并及舉者以

戒夫聽聖王所以聽僮夫匹婦之言者猶塵加嵩岱霧集淮海雖未有益不為損也書奏有司以辭不遜順下之尚書倫不敬結鬼薪詔書以倫數進忠言特原之免歸田里陽嘉二年徵拜太中大夫將軍梁商以為長史諫諍不合出補常山王傳病不之官詔書敕司隸催促發遣倫乃留河內朝歌以疾自上曰有留死一尺無北行一寸刎頸不易九裂不恨匹夫所執彊於三軍固敢有辭帝乃下詔曰倫出幽升高寵以藩傅稽留王命擅止道路託疾自從苟肆狷志遂徵詣廷尉會有詔原罪倫前後三徵皆以直諫不合既歸閉門講授自公車復聘固遜不行卒于家

按漢室中興北海牟融習大夏侯尚書東海王良習小夏侯尚書沛國桓榮習歐陽尚書世相傳授東京最盛扶風杜林傳古文尚書同郡賈逵為之作訓馬融作傳鄭玄注解由是古文尚書遂顯于世

杜子春東漢河南緱氏人通周官周官蓋周公官政之法秦皇見其書深惡之禁絕不傳漢時有李氏得周官上於河間獻王獨闕冬官一篇獻王購以千金不得遂取考工記以補其處合成六篇奏之至成帝時黃門郎劉歆校而出之周禮始得列序著于錄略王莽時歆置博士以行于世杜子春受業於歆頗識其說家于南山因以教於家世其業于永平初年且九十家能誦讀時鄭衆賈逵往受

業比發明其說著周禮解後馬融作周官傳以授鄭玄作周官註皆祖子春云子春又明易夏曰連山殷曰歸藏子春曰連山伏羲歸藏黃帝當必有所指云

魏應字君伯任城人少好學建武初詣博士受業習魯詩閉門誦習不交僚黨後歸爲郡吏舉明經除濟陰王文學以疾免官教授山澤中徒衆常數百人永平初爲博士再遷侍中十三年遷大鴻臚十八年光祿大夫建初四年拜五官中郎將應經明行修弟子遠方來至者著錄數千人肅宗甚重之數進見論難於前特授賞賜時會京師諸儒於白虎觀講論五經同異使應專掌難問侍中淳于恭奏之帝親臨幸稱制如石渠故事明年出

為上黨太守徵拜騎都尉卒於官

伏湛字惠公琅邪東武人九世祖勝所謂濟南伏生也父理為當世名儒以詩授成帝湛性孝友少傳父業教授數百人更始立以為平原太守時天下饑擾而湛獨晏然敎授不廢謂其妻子曰一穀不登國君徹膳今民皆饑柰何獨飽乃共食麄糲悉分俸祿以賑鄉里於是吏人信向郡內以安光武徵拜大司徒封陽侯時徐異卿等據富平連攻不下唯云願降司徒伏公帝知湛為清徐所信向遣到平原異卿等即降湛雖在倉卒造次必敬文德以為禮樂政化之首是歲奏行鄉飲酒禮遂施行[illegible]杜詩[illegible]以股肱康文王以多士

齊湛經爲人師行爲儀表容貌堂堂國之光輝智略謀
慮朝之淵藪終始一志白首不衰柱石之臣宜居輔弼
十三年中暑病卒初自伏生已後世傳經學清淨無競
故東州號爲伏不鬭子隆

伏恭字叔齊司徒湛之兄子也湛弟黯字稚文以明齊詩
改定章句作解說九篇位至光祿勳無子以恭爲後恭
性孝事所繼母甚謹少傳黯學任爲郎建武四年除劇令
視事十三年以惠政公廉聞青州舉爲尤異太常試經
第一拜博士遷常山太守敦修學校教授不輟由是北
州多爲伏氏學永平二年代梁松爲太僕四年帝臨辟
雍於行禮中拜恭爲司空儒者以爲榮初父黯章句繁

多恭乃省減浮辭定爲二十萬言在位九年以病乞骸骨罷詔賜千石俸以終其身十五年行幸瑯琊引遇如三公儀建初二年冬肅宗行饗禮以恭爲三老年九十元和元年卒賜葬顯節陵下子壽官東郡太守

任末字叔本蜀郡繁人也少習齊詩遊京師教授十餘年友人董奉德於洛陽病亡末躬推鹿車載奉德致其墓所由是知名爲郡功曹辭以病免後奔師喪於道物故臨命勅兄子造曰必致我尸於師門使死而有知魂靈不慚如其無知得土而已造從之

景鸞字漢伯廣漢梓潼人也少隨師學經涉七州之地能理齊詩施氏易兼受河洛圖緯作易說及詩解文句兼取河

洛以類相從名爲交集又撰禮內外記號曰禮略又抄
風角雜書例其占驗作興道一篇及作月令章句凡所
著述五十餘萬言數上書陳救灾變之術州郡辟命不
就以壽終

薛漢字公子淮陽人也世習韓詩父子以章句著名漢少
傳父業善說灾異讖緯教授常數百建武初爲博士受
詔校定圖讖當世言詩者推漢爲長永平中爲千乘太
守政有異迹後坐楚事辭相連下獄死弟子犍爲杜撫
會稽澹臺敬伯鉅鹿韓伯高最知名

杜撫字叔和犍爲武陽人少有高才受業於薛漢定韓詩
章句後歸鄉里教授沈靜樂道舉動必以禮弟子千餘

人後爲驃騎將軍東平王倉所辟及蒼就國掾史悉補王官屬未滿歲皆劾歸時撫爲大夫不忍去蒼聞賜車馬財物遣之辟太尉府建初中爲公車令數月卒于官其所作詩題約義通學者傳之曰杜君注云

召馴字伯春九江壽春人曾祖信臣元帝時爲少府父建武中爲卷令倜儻不拘小節馴少習韓詩博通書傳以志義聞鄉里號之曰德行恂恂召伯春累仕州郡辟司徒府建初元年稍遷騎都尉侍講肅宗拜左中郎將入授諸王帝嘉其義學恩寵甚榮出拜陳留太守賜刀劍錢物元和二年入爲河南尹章和二年代任隗爲光祿勳卒於官賜冢塋培園陵孫休位至青州刺史

楊仁字文義巴郡閬中人建武中詣師習韓詩數年歸靜居教授仕郡爲功曹舉孝廉除郎太常上仁經中博士仁自以年未五十不應顯宗特詔補北宮衛士令引見問當世政迹仁對以寬和任賢抑黜驕戚爲先又上便宜十二事皆當世急務帝嘉之賜以縑錢及帝崩時諸馬貴戚各爭欲入宮仁披甲持戟嚴勒門衛莫敢進者肅宗既立諸馬共譖仁刻峻帝知其忠愈善之拜什邡令爲政寬惠勸課掾史弟子悉令入學其有通明經術者顯之右署或貢之朝由是義學大興墾田千餘頃以兄喪去官後辟司徒桓虞府掾有宋章者貪奢不法仁終不與交言同席時人畏其節後爲閬中令卒於官

趙曄字長君會稽山陰人少嘗爲縣吏奉檄迎督郵曄恥於斯役遂棄車馬到犍爲詣杜撫受韓詩究竟其術積二十年絕問不還家撫卒爲發喪制服乃歸州召補從事不就卒于家著吳越春秋詩細蔡邕讀詩細而嘆息以爲長於論衡邕還京師傳之學者咸誦習焉時山陽張匡字文通亦習韓詩作章句後舉有道博士徵不就卒于家

衛宏字敬仲東海人少與河南鄭興俱好古初九江謝曼卿善毛詩宏從曼卿受學因作毛詩序善得風雅之旨傳於世後從大司空杜林更受古文尚書爲作訓旨時濟南徐巡師事宏後從林受學亦以儒顯由是古學大

與光武以爲議郎宏作漢宮儀四篇以載西京雜事又著賦頌誄七首皆傳於世中興後鄭衆賈逵傳毛詩後馬融作毛詩傳鄭玄作毛詩箋

董鈞字文伯犍爲資中人習慶氏禮事大鴻臚王臨元始中舉明經遷廩犧令病去官建武中舉孝廉辟司徒府鈞博通古今數言政事永平中爲博士時草創五郊祭祀及宗廟禮樂威儀章服輒令鈞參議多見從用當世稱爲通儒累遷五官中郎將常教授門人百餘人後坐事左轉騎都尉年七十餘卒於家初鄭衆傳周官經後馬融作周官傳授鄭玄玄作周官註玄本習小戴禮後以古經校之取其義長者故爲鄭氏學玄又註小戴

所傳禮記四十篇通爲三禮焉

丁恭字子然山陽東緡人習公羊嚴氏春秋恭學義精明教授常數百人州郡請召不應建武初爲諫議大夫博士封關內侯十一年遷少府諸生自遠方至者著錄數千人當世稱爲大儒太常樓望侍中丞宮長水校尉樊儵等皆受業於恭二十年拜侍中祭酒騎都尉與侍中劉昆俱在光武左右每事諮訪焉卒於官

周澤字稺都北海安丘人少習公羊嚴氏春秋隱居教授門徒常數百建武末辟大司馬府署議曹祭酒數月徵試博士中元元年遷黽池令奉公尅己矜恤孤羸吏民歸愛之永平五年遷右中郎將十年拜太常澤果敢直

言數有據爭後北地太守廖信坐貪穢下獄沒入財産顯宗以信贓物頒諸廉吏唯澤及光祿勲孫堪大司農冲特蒙賜焉是時京師翕然在位者咸自勉勵十二年以澤行司徒事澤性簡忽威儀頗失宰相之望數月復爲太常清潔循行敬宗廟常卧病齋宫其妻哀澤老病闚問所苦澤大怒以妻干犯齋禁遂收送詔獄謝罪當世㮣其詭激時人爲之語曰生世不諧作太常妻一歲三百六十日三百五十九日齋一日不齋醉如泥十八年拜侍中騎都尉後數爲三老五更建初中致仕卒於家

鍾興字次文汝南汝陽人少從少府丁恭受嚴氏春秋恭

薦興學行高明光武召見問以經義應對甚明帝善之拜郎中稍遷左中郎將詔令定春秋章句去其復重以授皇太子又使宗室諸侯從興受章句封關內侯興自以無功不敢受爵帝曰生教訓太子及諸王侯非大功耶興曰臣師丁恭於是復封恭而興遂固辭不受爵卒於官

甄宇字長文北海安丘人清淨少欲習嚴氏春秋教授常數百人建武中爲州從事徵拜博士稍遷太子太傅卒於官傳業子普普傳子承承尤篤學未嘗視家事講授常數百人諸儒以承三世傳業莫不歸服之建初中舉於梁相子孫傳學不絕

樓望字次子陳留雍丘人少習嚴氏春秋操節清白有稱鄉閭建武中趙節王栩聞其高名遣使齎玉帛請以爲師望不受後仕郎功曹永平初爲侍中越騎校尉入講省內十六年遷大司農十八年代周澤爲太常建初五年坐事左遷太中大夫後爲左中郎將教授不倦世稱儒宗諸生著錄九千餘人年八十永元十二年卒于官門生會葬者數千人儒家以爲榮

程曾字秀升豫章南昌人也受業長安習嚴氏春秋積十餘年還家講授會稽顧奉等數百人常居門下著書百餘篇皆五經通難又作孟子章句建初三年舉孝廉遷海西令卒於官

張玄字君夏河內河陽人少習春秋顏氏兼通數家法建武初舉明經補弘農文學遷陳倉縣丞清淨無欲專心經書方其講問乃不食終日及有難者輒為張數家之說令擇從所安諸儒皆服其多通著錄千餘人初為縣丞嘗以職事對府不知官曹處吏白門下責之時左扶風琅邪徐業亦大儒也聞玄諸生試引見之與語大驚曰今日相遭真解矇矣遂請上堂難問極日後玄去官舉孝廉除為郎會顏氏博士缺玄試策第一拜為博士居數月諸生上言玄兼說嚴氏宜氏不宜專為顏氏博士光武且令還署未及遷而卒

李育字元春扶風漆人也少習公羊春秋沈思專精博覽

書傳知名太學深爲同郡班固所重固奏記薦育於驃騎將軍東平王蒼由是京師貴戚爭往交之州郡請召育到輒辭病去常避地教授門徒數百頗涉獵古學嘗讀左氏傳雖樂其文采然謂不得聖人深意以爲前世陳元范升之徒更相非折而多引圖讖不據理體於是作難左氏義四十一事建初元年衛尉馬廖舉育方正爲議郎後拜博士四年詔與諸儒論五經於白虎觀育以公羊義難賈逵往返皆有理證稱爲通儒再遷尚書令及馬氏廢育坐爲所舉免歸歲餘復徵再遷侍中卒於官

何休字邵公任城樊人父豹少府休爲人質朴訥口而雅

有心思精研六經世儒無及者以列卿子詔拜郎中非其好也辭病去不仕州郡進退必以禮太傅陳蕃辟之與參政事蕃敗休坐廢錮乃作春秋公羊解詁覃思不闚門十有七年又註訓孝經論語風角七分皆經緯典謨不與守文同說又以春秋駁漢事六百餘條得公羊本意休善歷筭與其師博士羊弼追述李育意以難二傳作公羊墨守左氏膏肓穀梁廢疾黨禁解又辟司徒郡公表休道術深明宜侍帷幄倖臣不悅之乃拜議郎屢陳忠言再遷諫議大夫光和五年卒年五十四

服虔字子慎初名重又名祇後改爲虔河南滎陽人少以清苦建志入太學受業有雅才善著文論作春秋左氏

僞辭行之至今又以左傳駁何休之所駁漢事六十條
舉孝廉中平末拜九江太守免遭亂病卒所著賦碑誄
書記連珠九憤凡十餘篇

潁容字子嚴陳國長平人博學多通善春秋左氏師事太
尉楊賜郡舉孝廉州辟公車徵皆不就初平中避亂荆
州聚徒千餘人劉表以為武陵太守不肯起著春秋左
氏條例五萬餘言建安中卒

謝該字文儀南陽章陵人善明春秋左氏為世名儒門徒
數百人建安中河東人樂詳條左氏疑滯數十事以問
該皆為通解之名為謝氏釋行於世仕為公車司馬令
以父母老託疾去官欲歸鄉里會荆州道斷不得去少

府孔融上書薦之即徵還拜議郎以壽終

按左氏起於六國公穀起於漢有左氏而後有公穀公穀據左氏事而導爲浮說者也使無左氏則公穀無作矣左氏雖麗藻少實然文有經緯而博通古今可謂大儒矣公穀之徒於章句言語之下穿鑿其義此青衿學子之事也然辭俚而意迂多齊東之言而公羊俚俗尤甚柰何漢儒交口詆排左氏不與立博士而彼以公羊尊於穀梁何其倒置如此

許慎字叔重汝南召陵人性淳篤少博學經籍馬融常推敬之時人爲之語曰五經無雙許叔重爲郡功曹舉孝廉再遷除洨長卒于家初慎以五經傳說臧否不同於

是撰爲五經異義又作說文解字十四篇皆傳於世

蔡玄字叔陵汝南南頓人學通五經門徒常千人其著錄者萬六千人徵辟並不就順帝特徵拜議郎講論五經異同甚合帝意遷侍中出爲弘農太守卒於官

魯丕字叔陵性沈深好學杜絕交游不荅候問之禮士友常以此短之而丕欣然自得遂兼通五經爲當世名儒建初元年舉賢良方正遷新野令州課第一拜趙相門生就學者常百餘人關東號之曰五經復興魯叔陵後遷中散大夫時賈逵薦丕道藝深明宜見任用和帝召見諸儒丕與賈逵等難爭因上疏曰臣聞說經者傳先聖之言非從已出不得相讓則道不明若規矩權衡之

不可枉也陛下既廣納謇言以開四聰無令薪堯以言得罪既顯巖穴以求仁賢無使幽遠獨有遺失再遷爲侍中卒於官

牟融字子優北海安丘人少博學以尚書教授門徒數百人名稱州里以茂才爲豐令縣無獄訟爲州郡最范遷薦融忠正公方經行純備宜在本朝永平中爲司隸多所舉正百僚憚之時顯宗方勤萬機公卿數朝會每輙延謀政事判折獄訟經明才高善論議帝數嗟歎以爲才堪宰相明年爲司空舉動方重甚得大臣節

杜林字伯山扶風茂陵人博洽多聞時稱通儒初爲吏莽敗客河西隗囂素聞林志節深相敬待以爲侍書林雖

拘於嚚而終不屈節弟成物故嚚聽林持喪歸既遣而悔追令刺客楊賢於隴坻遮殺之賢見林身推鹿車載致弟喪賢廼歎曰我雖小人何忍殺義士因亡去至光武徵拜侍御史引見問以經書故舊及西州事甚悅之京師士大夫咸推其博洽衛宏長於古學及見林闇然而服徐巡始師事宏後皆更受林學林前於西州得漆書古文尚書一卷出以示宏等曰林流離兵亂常恐斯經將絕何意衛子徐生復能傳之是道竟不致墜地也古文雖不合時務願諸生無悔所學巡宏益重之於是文遂行爲光祿勳奉宿衛外總三署周密敬愼選舉稱平群臣上言古者肉刑嚴重則人畏法令今憲律輕

薄故奸軌不勝宜增科禁以防其源林奏曰人情挫辱則義節之風損法防繁多則苟免之行興漢初詳覽失得破矩爲圜斷雕爲樸蠲除苛政更立疏網海內歡欣人懷寬德其後漸以滋刻吹毛索疵果桃菜茹之饋集以成臧臣愚以爲宜如舊制帝從之爲大司空博雅多通稱爲任職

桓譚字君山沛國相人父成帝時爲大樂令譚以父任爲郎因好音律善鼓琴習五經皆詁訓大義不爲章句能文章尤好古學數從劉歆楊雄辯析疑異漢世祖即位拜議郎上疏陳時政所宜書奏不省時帝方信讖多以決定嫌疑譚上疏曰今諸巧慧伎數之人增益圖書矯

稱讖記其事雖有時合譬猶卜數隻偶之類陛下宜垂明聽屏群小之曲說述五經之正義帝不悅後詔議靈臺所處帝曰吾欲讖決之何如譚曰臣不讀讖帝問其故譚復極言讖之非經帝怒曰桓譚非聖無法出為六安郡丞譚著書言當世行事二十九篇號曰新論一本造二王霸三求輔四言體五見徵六譴非七啟寤八祛蔽九正經十識通十一立事十二道賦十三辨惑十四述策十五閔友十六琴道餘並有上下

孔奮字君魚扶風茂陵人少從劉歆受春秋左氏傳歆謂門人曰吾已從君魚受道矣建武中守姑臧長時士多不修節操而奮力行清潔為衆人所笑或以為身處脂

膏不能以自潤徒益苦辛被徵卑車就路姑臧吏民及羌胡相謂曰孔君清廉仁賢舉家蒙恩如何今去不共報德遂相賦斂牛馬器物遣送奮一無所受拜武都太守為政明斷甄善疾非見有美德愛之如親其無行者忿之若讎郡中稱為清平

曹褒字叔通魯國薛人父充持慶氏禮為博士褒結髮傳

[illegible]

忘所之適舉孝廉遷圉令以禮理人以德化俗時他郡盜來入圉界吏捕之太守馬嚴諷縣殺之褒勑吏曰絕人命者天亦絕之如得全此人命而身坐之吾所願也不為殺嚴表褒愞弱免官徵拜博士會肅宗欲制

禮樂詔曰河圖稱赤九會昌十世以光十一以興九謂光武十謂明帝十一謂帝帝尚書璇璣鈐曰述堯體世平制禮樂倣唐之文且三五步驟優劣殊軌孝經鉤命決曰三皇步五帝驟三王馳每見圖書中心恧焉褒知帝旨趣上疏宜平文制著成漢禮章下太常太常以為一世大典非褒所定不可許遂復上疏具陳禮樂之本制作之意詔召班固改定禮制之宜固曰宜廣招集共議得失帝曰諺言作舍道傍三年不成會禮之家名為聚訟昔堯作大章一夔足矣迺召褒除正褒迺次序禮事依準舊典雜以五經讖記之文撰次天子至於庶人冠婚吉凶終始制度為百五十篇上之

范甯字武子晉鄢陵人註春秋穀梁傳唐貞觀間從祀孔子廟庭宋真宗追封新野伯　國朝嘉靖中以學未顯著改祀于鄉

周續之字道祖雁門人從豫章太守范甯於郡立學招集生徒續之年十二詣甯受業居學數年通五經五緯號曰十經名冠同門既而入廬山與劉遺民陶淵明俱不應徵人稱潯陽三老

鄭玄字康成北海高密人造太學受業師事第五元光始通京氏易公羊春秋三統曆九章筭術又從張恭祖受周官禮記左氏春秋韓詩古文尚書以山東無足問者廼西入關事馬融門徒四百餘人升堂進者五十餘生

會融集諸生考論圖緯聞玄善筭遂召見玄因從質諸
義問畢辭歸融曰鄭生今去吾道東矣黨事起被禁錮
遂隱修經業杜門不出時何休好公羊學遂著公羊墨
守義理奇遠不可攻難如墨翟之守城左氏膏肓穀梁廢疾玄乃發墨守
鍼膏肓起廢疾休見而歎曰康成入吾室操吾矛以伐
我乎初中興之後范升陳元李育賈逵之徒爭論古今
學後馬融荅劉環及玄荅何休義據通深由是古學遂
明靈帝末黨禁解國相孔融深敬玄屣履造門告高密
縣爲玄特立一鄉曰昔齊置士鄉越有君子軍皆異賢
之意也鄭君好學實懷明德昔太史公廷尉吳公謁者
僕射鄧公皆漢之名臣又四皓東園公夏黃公潛光隱

耀世嘉其高皆悉稱公然則公者仁德之正號不必三
事大夫也今鄭君好學自鄭公鄉昔東海于公僅有一
節猶或戒鄉人侈其門閭矧廼鄭公之德而無駟牡之
路可廣開門衢令容高車號爲通德門昔會黃巾寇青
部廼避地徐州後自徐州還道遇紅巾賊數萬人見玄
皆拜相約不敢入縣境時袁紹總兵冀州遣使要去大
會賓客紹客多豪俊見玄儒者未以通人許之競設異
端百家互起玄依方辯對咸出問表皆得所未聞莫不
嗟服時應劭亦歸於紹因自贊曰故泰山太守應中遠
北面稱弟子何如玄笑曰仲尼之門考以四科回賜之
徒不稱官閥劭有慚色建安五年卒自郡守以下嘗受

業者緣經赴會千餘人凡玄所註周易尚書毛詩儀禮禮記論語孝經尚書大傳凡百餘萬言玄質於辭訓人頗譏其繁至於博洽稱為純儒門人國淵任嘏時並童幼玄稱淵為國器嘏有道德皆如其言子益恩玄以其手文似已名之曰小同

鄭興字少贛河南開封人少學公羊春秋晚善左氏傳學者皆師之建武中徵為太中大夫明年日食興上疏曰國無善政則謫見日月其要在因人之心擇人處位也今公卿多舉伋可為大司空而不以時定道路流言咸曰朝臣若用功臣功臣用則大位謬矣書奏多有所納帝嘗問興郊祀事曰吾欲以讖斷之何如對曰臣不

爲讖帝怒曰卿之不爲讖非之邪興惶恐曰臣於書有所未學無所非也帝意廼解興數言政事依經守義文章溫雅然以不善讖故不能任興好古學尤明左氏周官長於歷數自杜林之屬莫不斟酌焉世言左氏者多祖於興而賈逵自傳其父業故有鄭賈之學

范升字辯卿代郡人漢光武徵拜博士時韓歆欲爲費氏易左氏春秋立博士升曰左氏不祖孔子而出於丘明師徒相傳又無其人無因得立退而奏左氏之失凡十四事時難者以太史公名引左氏升又上太史公違戾五經謬孔子言及左氏不可錄三十一事詔以下博士

陳元字長孫蒼梧廣信人以父任爲郎建武初議欲立左

氏范升以爲左氏淺末不宜立元上疏曰至音不合衆
聽故伯牙絶絃至寶不同衆好故卞和泣血仲尼聖德
而不容於世況於竹帛餘文其爲雷同者所排固其宜
也臣竊見升等所言皆斷截小文媟黷微辭以年數小
差掇爲巨謬遺脫纖微指爲大尤抉瑕擿釁掩其弘美
所謂小言破道者也夫明者獨見不惑於朱紫聽聞不
謬於清濁故離朱不爲巧眩移目師曠不爲新聲易耳
方今建立左氏解釋先聖之積結洮汰學者之累惑則
天下幸甚書下其議升復與元相辯難卒立左氏學元
以才高著名辟司空府時江馮上言宜令司隸督察三
公事下三府元上疏曰師臣者帝賓臣者霸不宜使有

司察公輔之名帝從之

賈逵字景伯扶風平陵人父徽從劉歆受左氏春秋逵傳父業自爲兒童常在太學不通人間事身長八尺二寸諸儒爲之語曰問事不休賈長頭性愷悌多智思俶儻有大節尤明左氏傳國語爲之解詁五十一篇顯宗重其書藏秘館時有神雀集宮殿官府帝召逵問之對曰昔武王終父之業鸑鷟在岐宣帝威懷戎狄神雀仍集此胡降之徵也帝勅蘭臺給筆札使作神雀頌拜爲郎肅宗詔逵入講帝善逵說使發出左氏傳大義長於二傳者逵條奏曰左氏義深於君父公羊多任於權變文五經家皆無以證圖讖明劉氏爲堯後者而左氏獨有

明文帝嘉之令逵自選公羊嚴顏諸生高才者教以左氏和帝以逵爲侍中內史備帷幄兼領秘書甚見信用逵所著經傳義詁及論難百餘萬言學者宗之後世稱爲通儒然不修小節當世以此譏焉故不至大官

張霸字伯饒蜀郡成都人數歲知孝讓出入飲食自然合禮鄉人號爲張曾子七歲通春秋復欲進餘經父母曰汝小未能也霸曰我饒爲之故字曰饒後博覽五經孫林等慕之各市宅其傍以就學舉孝廉爲會稽太守郡人有業行者皆見擢用郡中爭厲志節習經者以千數道路但聞誦聲霸始到越賊未解乃移書開講明用信賞賊遂束手歸附不煩士卒之力童謠曰棄我戟捐我

不盜賊盡吏皆休視事三年謂掾史曰太守起自孤立致位郡守老氏有言知足不辱遂謝病後徵還侍中時后兄鄧騭貴盛聞霸名行欲與交霸不荅衆人笑其不識時務子楷

桓榮字春卿沛郡龍亢人少學長安貧窶客傭以自給精力不倦十五年不窺家園漢顯宗始立爲皇太子選求明經世祖召榮令說尚書甚善之拜爲議郎每朝會輒令數奏經書帝稱善曰得生幾晚拜博士車駕幸太學會諸博士論難於前榮被儒服温恭有蘊藉辯明經義每以禮讓相厭不以辭長勝人儒者慕之二十八年遷爲少傅賜以輜車乘馬榮大會諸生陳其車馬印綬曰

今日所蒙稽古之力也三十年拜太常及顯宗即位尊以師禮來與常卒太常府令榮坐東面設几杖大子親自執業毎言輙曰太師在是其恩禮若此永平二年三雍初成謂明堂靈臺辟雍拜榮爲五更子郁嗣

桓郁字仲恩以父任爲郎漢顯宗以郁先師子甚見親厚常居中論經書問以政事稍遷侍中帝自制五家要說章句令郁校定於宣明殿東觀上謂郁曰我爲孔子御爲子夏起予者商也永平中授皇太子經和帝即位富於春秋竇憲自以外戚之重欲令少主頗涉經學上疏言郁經行篤備宜令入教授以崇本朝由是遷長樂少府復入侍講郁經授二帝恩寵甚篤爲初榮受朱普章句

四十萬言浮辭繁長多過其真及榮入授顯宗減爲二十三
萬言郁復刪省定成十二萬言由是有桓君大小章句
曾孫典麟彬
丁鴻字孝公潁川定陵人父綝封陵陽侯鴻從桓榮受尚
書布衣荷擔不遠千里初綝從世祖征伐鴻獨與弟盛
居憐盛幼小共寒苦及綝卒鴻當襲封上書讓國於弟
盛不報既葬逃去鴻初與鮑駿同事桓榮甚相友善駿
遇於東海讓之曰春秋之義不以家事廢王事今子以
兄弟私恩而絕父不滅之基可謂智乎鴻感悟垂涕乃
還就國拜侍中肅宗詔與諸儒論定五經同異於北宮
白虎觀鴻以才高論難最明諸儒稱之帝嗟美焉時人

歎曰殺中無雙丁孝公及和帝即位遷司徒時竇憲擅
權鴻因日食上封事宜改正匡失以塞天意書奏十餘
日收憲印憲自殺

趙岐字邠卿長陵人少明經有才藝嘗與兄襲得罪中常
侍唐衡避禍北海唐死乃出徵拜議郎嘗著孟子章句
及三輔决録後居荆州卒先自爲壽藏其後孟子侍立
爲博士寔自岐始

班彪字叔皮扶風安陵人性沉重好古隗囂擁衆天水彪
避難從之著王命論以感之囂終不悟遂避地河西竇
融以爲從事使爲融畫策事漢總西河以拒囂及融徵
還京師光武知融章奏皆從事班彪所爲因召入見舉

孝才彪既才高而好述作遂專心史籍之間武帝時司馬遷著史記自太初以後闕而不錄後好事者頗或綴集時事然多鄙俗不足以踵繼其書彪乃繼採前史遺事傍貫異聞作後傳數十篇因斟酌前史而譏正得失彪後辟司徒府時東宮初建師保多闕彪上言宜博選名儒有威重明通政事者以為太傅帝納之彪以通儒上才傾側危亂之間行不踰方言不失正仕不急進貞不違人敷文華以緯國典守賤薄而無悶容彼將以世運未引非所謂賤焉恥乎何其守道恬淡之篤也

三國

王肅字子雍少從宋忠讀太玄更為之解太和中拜散騎

常侍曹真征蜀肅上疏請罷又上疏陳政本除無事之位損不急之祿止浮食之費景初間宮室盛興民失農業又上疏諫止又言鳥獸無用之物有損殺人徒之費皆可蠲除遷太常時曹爽專權任用何晏鄧颺等蔣濟桓範論及時政肅正色曰此輩即弘恭石顯復稱說耶後為光祿勳時有二魚長尺集于武庫屋有司以為吉祥肅曰魚生于淵而亢於屋介鱗之物失其所也邊將其有棄甲之變乎後果有東關之敗嘉平六年白氣經天司馬景王問故荅曰此蚩尤旗也東南其有亂乎君若修己以安百姓則天下樂歸倡亂者先亡明年毋丘儉文欽反景王謂肅曰霍光感夏侯勝之言始重儒學

之士良有以也薨謚景侯劭肅善爲賈馬之學而不好
鄭氏採會異同爲尚書詩論語三禮左氏解及撰定父
朗所作易傳皆列于學官其所論駁朝廷典制郊祀宗
廟喪紀輕重凡百餘篇時樂安孫叔然授學鄭玄之門
人稱東州大儒肅集聖證論以譏短玄叔然駁而釋之
及作周易春秋例毛詩禮記春秋三傳國語爾雅諸註

續文獻通考卷之二百一終

皇明進士雲間王圻纂輯

道統考　翼統先儒三

晉

范平字子安錢塘人研覽墳典遊該百氏太康中徵不起卒有詔追謚曰文貞先生

文立字廣休巴郡人蜀時游太學師事譙周門人以立為顏回陳壽李虔為游夏羅憲為子貢泰始初進散騎常侍蜀故尚書程瓊雅有德業與立深交晉武帝聞其名以問立對曰臣誠知其人但年垂八十稟性謙退無復當時之望故不以上聞耳瓊聞之曰廣休可謂不黨矣

將西域獻馬帝問立馬何如對曰乞問太僕帝善之

徐邈東筦姑蔡人少與鄉人臧燾齊名下帷讀書不游城邑及晉孝武帝招延儒學之士邈以東州儒素太傅謝安舉應選始補中書舍人在西省侍帝雖不口傳章句然開釋文義標明古趣學者宗之遷散騎常侍帝好爲手詔詩章以賜侍臣或文辭率爾所言穢雜邈每應制將敕欲還省刊削皆使可觀經帝重覽然後出之故時議以此多邈遷中書侍郎專掌綸詔初范甯與邈皆爲帝所任共補朝廷之闕甯才素高而措心正直遂爲王國寶所讒出守遠郡邈孤宦易危而無敢排擯族乃爲自安之計會帝頗疎會稽王道子邈欲和協之因從容

言於帝曰昔淮南齊王漢晉成戒會稽王雖有酣媟之累而奉上純一宜加弘貸消散羣議外為國家之計內慰太后之心帝納焉邈嘗詣東府遇衆賓沉湎引滿諠譁道子謂曰君時有暢不邈對曰邈陋巷書生惟以節儉清修為暢耳道子以邈業尚道素而不以為忤也道子將用為吏部郎邈以波競成俗非己所能節制苦辭乃止時皇太子尚幼帝以邈為前衛率領本郡大中正授太子經雖未拘以師禮相待然不以博士遇也東宮猶朝夕入見參綜朝政修飾文詔拾遺補闕劬勞左右帝加其謹密方之於金霍有託重之意將進顯位未及行而帝暴崩安帝即位拜驍騎將軍隆安元年遭父憂

哀毀病篤不踰年而卒年五十四識者悲之所註穀梁傳見重於世子冏父風以孝聞為太常博士秘書郎

孔衍字舒元魯國人孔子二十二世孫祖父撰大鴻臚父毓征南軍司衍少好學年十二能通詩書弱冠公府辟本州舉異行直言皆不就避地江東元帝引為安東參軍專掌記室書疏然植附衍每以稱職見知中興初與庾亮俱補中書郎明帝之在東宮領太子中庶子時庶事草創衍經學深博又練識舊典朝儀軌制多取正焉由是元明二帝並親愛之王敦專權衍私於大博士霸以帝師賜號褒成君傳于光亦乘年終至丞相出交大

夏侯有孔許之學

范宣字宣子陳留人年十歲能誦詩書少尚隱遁加以好學手不釋卷以夜繼日遂博綜衆書家於豫章太守殷羨見宣茅茨不完欲爲改宅宣固辭庾爰以宣素貧加年荒厚餉給之宣又不受爰問宣曰君博學通綜何以太儒宣曰漢興貴經術至於石渠之論實以儒爲弊正始以來世尚老莊逮晉之初競以裸程爲高僕誠太儒然不與世爲宜言談未嘗及老莊客有問人生與憂俱生不知此語何出宣云出莊子至樂篇客曰君言不讀老莊何由識此宣曰小時嘗一覽時人莫之測也太元中范寗爲豫章太守寗亦儒博在郡立鄉校教授恒數

而人由是江州人士並好經學化二范之風也

杜預字元凱京兆杜陵人博學多通明於興廢之道文帝嗣位預尚帝妹高陵公主拜尚書郎後與賈充等定律令既成預爲之註解預身不跨馬射不穿札每大事輒居將帥之列既立功耽思經籍爲春秋左氏經傳集解又參考衆家譜第謂之釋例又作盟會圖春秋長歷備成一家之學當時論者謂預文義質直世人未之重唯秘書監摯虞賞之曰左丘明本爲春秋作傳遂自孤行釋例本爲傳設而所發明何但左傳故亦孤行時王濟解相馬而和嶠頗聚斂預常稱濟有馬癖嶠有錢癖武帝聞而謂預曰卿有何癖對曰臣有左傳癖預在荊州

因安集醉卧齋中外人聞嘔吐聲竊窺於户止見一大
蛇垂頭而吐聞者異之卒時六十三子銘
束晳字廣微陽平元城人漢疏廣之後王莽末廣曾孫孟
達避難自東海徙居沙鹿山南因去疏之足改姓焉晳
博學多聞與兄璆俱知名少游國學或問博士曹志曰
當今好學者誰志曰陽平束廣微好學不倦人莫及也太康中郡
界大旱晳爲邑人請雨三日而雨注衆謂晳誠感爲歌曰
束先生通神明請天三日甘雨零我黍以育我稷以生
何以疇之報束長生晳性沉退不慕榮利作玄居釋以
擬客難張華見而奇之召爲掾轉佐著作郎太康二年
汲郡人不準盜發魏襄王墓或言安釐王塚得竹書數

十車共紀年十三篇易經二篇易繇陰陽卦二篇卦下
易經一篇公孫段二篇公孫段與邵陟論易國語三篇
言楚晉事名三篇似禮記又似爾雅論語師春一篇書
左傳諸卜筮師春似是造書者姓名也瑣語十一篇諸國卜
夢妖怪相書也梁丘藏一篇先叙魏世數次言丘藏金
玉事繳書二篇論弋射法生封一篇帝王所封大曆二
篇鄒子談天類也穆天子傳五篇圖詩一篇又雜書十
九篇凡七十五篇七篇簡書折壞不識名題冢書皆蝌
蚪字多燼簡斷札不復詮次武帝以其書付秘書皆在
箸作得觀隨擬分釋皆有義證遷尚書郎晉武帝嘗問
摯虞三日曲水之義虞對曰漢時平原徐肇以三月初

生三女至三日俱亡村人以爲怪乃招之水濱洗被遂因水以汎觴其義起此帝曰必如所談便非好事晳進曰虞小生不足以知臣請言之昔周公城洛邑因流水以汎酒故逸詩云羽觴隨波又秦昭王以三日置酒河曲見金人奉水心之劍曰令君制有西夏乃霸諸侯因此立爲曲水二漢相緣皆爲盛集帝大悅賜晳金五十斤時有人於嵩高山下得玉簡一枚上兩行科斗書傳以相示莫有知者司空張華以問晳晳曰此漢明帝顯節陵中策文也檢驗果然時人服其博識年四十卒其五經通論發家記補亡詩文集數十篇行於世

王接字祖游河東人幼喪父哀毀過禮鄉親皆嘆曰王氏

有子哉渤海劉原爲河東太守以進才爲務同郡馬收試經爲郎薦接於原曰處士王接岐嶷俊異十三而孤居喪盡禮斯王欽之妙味經世之微猷也原即禮命接不受原乃呼見曰君欲慕肥遯之高邪對曰接少孤無兄弟母老疾篤故無心爲吏永寧初舉秀才是歲晉惠帝復祚以國有大慶天下秀才一皆不試接以爲恨除中郎及東海王越討王顒尚書令王堪上請接補尚書殿中郎未至而卒接常謂左氏辭義贍富自是一家書不主爲經發公羊附經立傳通經爲長乃更注公羊春秋多有新義

伏曼容字公儀平昌人少篤學善老易倜儻好大言常云何晏疑易中九事以吾觀之晏了不學也聚徒教授以自業宋明帝好周易嘗集朝臣於清暑殿講詔曼容執經曼容素美丰采明帝嘗以方稽叔夜使吳人陸探微畫叔夜像以賜之為尚書外兵郎嘗與袁粲罷朝相會言玄理時論以為一臺二絕曼容宅在瓦官寺東施高座於廳事有賓客輒升高坐為講說生徒常數十百人

子暅

伏暅字玄曜幼傳父業能言玄理與樂安任昉彭城劉曼俱知名梁武帝踐祚兼五經博士與吏部尚書徐勉中書侍郎周捨總知五禮事出為永陽內史在郡清潔致

務安靜從新安太守賦稅不登者輒以太守田米助之郡多麻苧家人乃至無以爲紡其屬志如此爲國子博士時始與內史何遠累著清績武帝擢爲黃門侍郎俄遷信武將軍監吳郡嘗多託疾居家尋留會稽築宅自表解任詔以爲豫章內史乃出拜御史虞皭奏以大不敬有詔勿論子挺

伏挺字士標幼敏悟七歲通孝經論語及長博學有才思爲五言詩善効謝康樂體父友任昉深相歎異常曰此子日下無雙齊末州舉秀才策爲當時第一梁武帝入師迎謁於新林見之甚悅謂之顏子引爲征東行參軍時年十八天監初除中軍參軍事居宅講論語聽者傾朝

[illegible]世同將聚徒教授字才其說[illegible]窮至不復仕
有盛名又著處當世朝中勢豪多與交游故不能久事
隱前後出仕除南臺治書侍御史因事被劾除邵陵王
爲江州攜抵之鎮王好文義深被恩禮侯景亂中卒
何佟之字士威廬江人少好三禮師心獨學強力專精王
儉雅相推重起家揚州從事仍爲總明館學士仕齊初
爲國子助教建武中爲鎮北記室參軍侍皇太子講時
步兵校尉劉瓛徵士吳苞皆已卒都下碩儒唯佟之而
已當時國家吉凶禮皆取決焉
嚴植之字孝原建平秭歸人少善莊老能玄言精解喪服
孝經論語及長徧習鄭氏禮周易毛詩左氏春秋性惇

孝謹厚不以所長高人梁天監二年詔求通儒修五禮有司奏植之主凶禮四年初置五經博士各開館教授以植之兼五經博士植之館在潮溝生徒常有數講說有區別次第析理分明每當登講五館生畢至聽者千餘人遷中撫記室參軍猶兼博士卒於館

崔靈恩河東人少篤學徧習五經尤精三禮仕魏為大常博士先是儒者論天互執渾蓋二義論蓋不合渾論渾不合蓋靈恩立義以渾蓋為一時論多之

昭明太子蕭統字德施小字維摩武帝長子三歲受孝經論語五歲徧讀五經悉通諷誦性仁孝自出宮恆思戀不樂帝知之每五日一朝多便留永福省或五日三日

乃還宮太子美姿容善舉止讀書數行並下過目皆憶每游宴祖道賦詩至十數韻或作劇韻皆屬思便成無所更易引納才學之士賞愛無倦恒自討論墳籍或與學士商榷古今繼以文章著述率以為常於時東宮有書幾三萬卷名才並集文學之盛晉宋以來未之有也性愛山水嘗泛舟後池番禺侯軌盛稱此中宜奏女樂太子不答詠左思招隱詩云何必絲與竹山水有清音軌慚而止薨時年三十一謚曰昭明所著文選三十卷

陳

鄭灼字茂昭東陽人幼聰敏勵志儒學少受業於皇侃梁簡文在東宮雅愛經術引灼為西省學士灼性精勤尤

明三禮家貧抄義疏以日繼夜筆毫盡禿每削用之常蔬食講授其篤志如此時有晉陵張崖吳郡陸詡吳興沈德威會稽賀德基俱以禮學自命

張譏字直言武城人陳天嘉中為國子助教時周弘正在國學發周易題弘正第四弟弘直亦在講席譏與弘正論議弘正屈弘直危坐厲聲助其申理譏乃正色謂弘直曰今日之集辯正名理雖知兄弟急難四公不得有助弘直謂曰僕助君師何為不可舉坐以為笑樂弘正嘗謂人曰吾每登坐見張譏在席使人懍然宣帝時為武陵王限內記室兼東宮學士後主在東宮集宮僚置宴時造玉柄麈尾新成後主親執之曰今雖多士如林

至於蔣捉此者猶張譏耳卽手授譏後主嗣位爲國子博士東宮學士後主嘗幸鍾山開善寺召從臣坐於寺西南松林下勑譏講義時索麈尾未至後主勑取松枝手以屬譏曰可代麈尾顧羣臣曰此卽張譏後終於長安

齊

何胤字子季出繼叔父曠故更字胤叔輕薄不羈晚乃折節好學師事沛國劉瓛受易及禮記毛詩又入鍾山定林寺聽內典其業皆通而縱情誕節時人未之知也唯瓛與汝南周顒深器異之仕齊爲建安太守政有恩信人不忍欺每伏臘放囚還家依期而反歷黃門侍郎太

子中庶子尚書令及鬱林嗣位胤爲后族甚見親待爲中書令領臨海巴陵王師胤雖貴顯常懷止足建武初已築室郊外恒與學徒游處其內聞謝朏罷吳興郡未至胤恐後之乃拜表解職不待報輒去以會稽山多靈異往游焉居若邪山雲門寺初胤二兄求點並棲遁求先卒世號點爲大山胤爲小山世謂何氏三高梁武帝踐祚詔爲特進光祿大夫遣領軍司馬王杲之以手勅諭意胤曰吾年已五十七月食四斗米不盡何容復有宦情今若出門衣尚書祿胤固辭又勅山陰庫錢月給五萬又不受乃勅何子朗孔壽等六人於東山受學太守衡陽王元簡深加禮敬常命駕式閭談論終日胤以

若耶迫隘不容學徒乃遷秦望山山有飛泉迸起學舍即林成援因巖爲堵別爲小室寢處其中躬自啟閉僮僕無得至者胤初遷將築室忽有二人指一處云此中殊吉忽不復見山發洪水樹木皆倒拔唯胤所居室巋然獨存元簡乃命記室參軍鍾嶸作瑞室頌刻石以旌之及元簡去郡乃移還吳居武丘山西寺講經論學徒復隨之東境守宰經途者莫不畢至胤常禁殺有虞人逐鹿鹿徑來趨伏不動又有異鳥如鶴紅色集講堂馴狎如家禽大通三年卒年八十六

張緒字思曼岱兄子也父演宋太子中書舍人緒少以經學知名清簡寡欲從伯敷及叔父鏡從叔暢並貴異之

宋明帝轉太子中庶子吏部尚書復轉中庶子後爲侍
中遷吏部郎㕘掌大選嘗私謂人曰一生不解作諾
有以告袁粲褚彥回者由是出爲吳郡太守緒初不知
也昇明二年自祠部尚書爲齊高帝太傅長史建元元
年爲中書令僕射王儉嘗云陳仲弓黃叔度能過之否
時帝欲用緒爲右僕射以問王儉儉言南士由來少居
此職乃止及立國學以緒爲太常卿領國子祭酒以王
延之代緒爲中書令何點歎曰晉以子敬季琰爲此職
今以王延之張緒爲之可謂清官後接之者實爲未易
緒長於周易言精理奥見宗一時常云何平叔不解易
中七事緒每朝見武帝目送之謂王儉曰緒以位尊我

我以德貴縉吐納風流聽者皆忘饑疲雖終日與居莫能測焉

劉瓛字子珪沛國相人晉丹陽尹倓六世孫瓛篤志好學博通訓義年五歲聞舅孔熙先讀管寧傳欣然欲讀舅更爲說之精意聽受曰此可及也兄弟三人共處蓬室一間爲風所倒無以葺之怡然自樂習業不廢聚徒教授常有數十丹陽尹袁粲薦爲秘書郎不見用瓛素無宦情自此不復仕郡齊高帝踐祚召瓛入華林園談語問以政道答曰政在孝經帝咨嗟曰儒者之言可寶萬世又謂瓛曰吾應天革命物議以爲何如瓛曰陛下戒前軌之失加之以寬厚雖危可安若循其覆轍雖安必危

及出帝謂司徒褚彥回曰瓛方直乃爾學士故自過人瓛姿狀纖小儒業冠於當時都下士子貴游莫不下席受業當世推其大儒以比古之曹鄭住在檀橋瓦屋數間上皆穿漏學徒敬慕不敢指斥呼爲青溪焉梁武帝天監元年下詔爲瓛立碑謚曰貞簡先生所著文集行於世初瓛講月令畢謂學士嚴植之曰江左以來陰陽律數之學廢矣吾今講此曾不得其彷彿學者美其退讓

後魏

劉獻之博陵人也少而孤貧雅好詩傳曾受業於渤海程玄後遂博觀眾籍見名法之言掩卷而笑曰若使楊墨之流不爲此書千載誰知其小也時人有從獻之學者

獻之師謂曰人之立身雖百行殊塗準之四科要以德行爲首子若能入孝出悌忠信仁讓不待出戶天下自知儻不能然雖復下帷針股躡蹻從師正可博聞多識不過爲土龍乞雨眩惑將來其於立身之道有何益乎孔門之徒初亦未悟見皐魚之歎方乃歸而養親嗟乎先達何自覺之晚也由是四方學者莫不高其行義希造其門善春秋毛詩每講左氏盡隱公八年便止云義例已了不復須解由是弟子不能究其說後本郡遍舉孝廉至京稱病而還及孝文幸中山詔徵典內校書獻之固以疾辭時中山張吾貴與獻之齊名四海皆稱儒宗吾貴每一講唱門徒千數其行業可稱者寡獻之著

錄數百篇通經之士於是有識者辯其優劣魏承亂後五經大義雖有師說而海內諸生多有疑滯咸決於獻之六藝之文雖不悉註所標宗旨頗異舊義

張吾貴字吾子中山人也少聰慧口辯身長八尺容貌奇偉年十八本郡舉為太學博士吾貴先未多學乃從酈詮受禮牛天祐受易詮祐粗為開發而吾貴覽讀一遍即便構戶牖世人競歸之曾在夏學聚徒千數而不講傳生徒竊云張氏之於左氏似不能說吾貴聞之謂曰我今夏講暫罷後當說傳來月吾貴請劉蘭蘭遂為講三旬之中吾貴兼讀杜服隱括兩家異同悉舉諸生[illegible]高講之義例無窮皆多新異蘭仍伏聽學者以

此益奇之而氣凌牧守不屈王侯竟不仕而終

劉蘭武邑人也年三十餘入小學書急就篇家人覺其聰敏遂令從師受春秋詩禮於中山王保安家貧無以自資且耕且學三年之後便白其兄求講說其兄笑而聽之爲立黌舍聚徒二百蘭讀左氏五日一遍兼通五經尤是張吾貴以聰辯過人其所解說不本先儒之旨唯蘭推經傳之由本注者之意參以緯候及先儒舊事甚爲精悉自後經義審博皆由於蘭蘭又明陰陽博物故爲儒者所宗瀛州刺史裴植徵蘭講書於州南館植爲學生故生徒甚盛海內稱焉蘭學徒前後數千成業者衆而排毀公羊又非董仲舒由是見譏於世爲國子助

敎時靜坐讀書有人叩門䦨命引入葛巾單衣入與講坐曰吾自是學士何爲每見戮辱理義長短竟在誰而過無禮見凌也今欲相召當與君正之言畢而出少時蕳忽病而卒

徐遵明字子判華陰人幼好學年十七隨鄉人毛靈和等詣山東求學至上黨乃師屯留王聰受毛詩尚書禮記一年便辭聰游燕趙師事張吾貴數月乃私謂友人曰張生名高而義無檢格凡所講說不愜吾心請更從師遂與平原田猛略就范陽孫買德受業一年後欲去之乃詣平原唐遷居於蠶舍讀孝經論語毛詩尚書三禮不出門院凡經六年時彈箏吹笛以自娛慰又知陽平

館陶趙世業家有服氏春秋是晉世永嘉舊寫遵明乃往讀之復經數載因手譔春秋義章為三十卷是後教授門徒每臨講坐先持經執疏然後敷講學徒至今浸以成俗遵明講學於外二十餘年海內莫不宗仰

李業興上黨人少耿介志學晚乃師事徐遵明於趙魏之間時有漁陽鮮于靈馥亦聚徒教授而遵明聲譽未高著錄尚寡業興乃詣靈馥黌舍類受業者靈馥乃謂曰李生久逐羌博士何所得也業興默爾不言及靈馥說左傳業興問其大義數條靈馥不能對於是振衣而起曰羌弟子正如此耳遂便告還自此靈馥生徒傾學而就遵明學徒大盛業興之為也後乃博涉百家圖緯風

角天文占候無不討練尤長筭曆雖在貧賤常自矜負若禮待不足縱於權貴不爲之屈後爲王遵業門客舉孝廉爲校書郎爲戊子元曆上之於時張洪張龍祥等九家各獻新曆宣武詔令共爲一曆正光三年奏行之

子崇祖傳父業

李崇祖字子述時文襄集朝士命盧景裕講易崇祖時年十二論難往復景裕憚之姚文安難服虔左傳解七十七條名曰駁妄崇祖申明服氏名曰釋謬儒生大服

北齊

李鉉字寶鼎北海人也九歲入學書急就篇月餘便通家素貧常春夏務農冬乃入學鉉以鄉里無可師者

州里楊元懿河間宗惠振等詣大儒徐遵明受業居徐門下五年常稱高弟年二十三便自潛居討論是非撰定孝經論語毛詩三禮義疏及三傳異同周易義例來游京師讀所未見書舉秀才除太學博士欽以去聖久遠文字多有乖謬於講授之暇遂覽說文倉雅刪正六藝經註中謬字名曰字辯

馮偉字偉節中山人身長八尺衣冠甚偉見者肅然少從李寶鼎學李重其聰敏恒別意試問之多所通解尤明禮傳後還鄉里閉門不屈將三十年不問生產不交賓客專精覃思無所不通齊趙郡王出守定州以禮迎接命書三至縣令親至其門猶辭疾不起王將命駕致請

佐吏前後星馳報之縣令自爲其整冠履不得已而出王下聽事迎之止其拜伏分階而上留之賓館甚見禮重歲餘請還王知其不顧拘束以禮發遣贈遺甚厚一無所納唯受時服而已及還不交人事郡守縣令歲時致羊酒亦辭不納門徒束修一毫不受蠶而衣耕而飯簞食瓢飲不改其樂以壽終

邢峙字子峻河間人少學通三禮左氏春秋仕齊初爲四門博士遷國子助教以經入授皇太子峙方正不苟有儒者風厨宰進太子食菜有邪蒿峙令去之曰此菜有不正之名非殿下宜食文宣聞而嘉之賜以被褥縑纊

劉晝字孔昭渤海人少孤貧愛學不倦常閉户讀書向

者李寶鼎同鄉甚相親愛寶鼎以三禮授晝又就馬敬德習服氏春秋俱通大義恨下里少墳籍杖策入都知宋世良家有書五千卷乃求為其子博士恣意搜覽晝夜不息還舉秀才策不第乃恨不學屬文方復緝綴藻言甚古拙制一賦以六合為名自謂絕倫乃以呈魏收而不拜收憤之謂曰賦名六合已是大愚文又愚於六合君四體又甚於文晝高才不遇及孝昭即位好受直言晝聞之喜曰董仲舒公孫弘可以出矣乃步詣晉陽上書言亦切直而多非世要終不見收采每言使我數十卷書行於後世不易齊景之千駟也竟不仕卒於家

後周

熊安生字植之長樂人也少好學勵精不倦從陳達受三傳從房糾受周禮事徐遵明服膺歷年後受禮於李寶鼎遂博通五經然專以三禮教授弟子自遠方至者千餘人乃討論圖緯捃摭異聞先儒所未悟者皆發明之齊河清中陽休之特奏為國子博士時西朝既行周禮公卿以下多習其業有宿疑碩滯者數十條皆莫能詳辯天和三年周齊通好兵部尹公正使齊語及周禮齊人不能對乃令安生至賓館與公正言公正有口辯安生語所未至者便撮機要而驟問之安生曰禮義弘深自有條貫必欲升堂覩奧寧可汨其先後當為次第陳之公正於是問所疑安生一一演說咸究根本公正嗟

張安生既學爲儒宗嘗受其業擅名於後者有馬榮伯賓士榮孔範劉焯劉炫等皆其門人安生與同郡宗道暉張暉紀顯敬徐遵明等爲祖師

魏

董遇字季直弘農人性質訥好學興平中關中擾亂與兄季中依將軍段煨遇采梠負販而常挾持經書投閒習讀其兄笑之而遇不改及建安初郡舉孝廉稍遷黃門侍郎是時漢帝委政太祖遇旦夕侍講爲天子所愛信至二十二年許中百官矯制遇雖不與謀猶被録詣鄴轉爲冗散常從太祖西征過弘農王冢太祖疑欲謁顧問左右左右莫對進曰春秋之義國君即位未逾年而

卒不成爲君弘農王即祚既淺又爲羣臣所制降在藩
國不應謁太祖乃過黃初中出爲郡守明帝時入爲侍
中大司農數年病亡初遇善治老子爲老子作訓註又
善左氏傳更爲作朱墨別異人有從學者遇不肯教之
而云必當先讀百徧其義自明從學者云苦渴無日遇
言當以三餘由是諸生少從遇學無傳其朱墨者遇子
綏亦有才學位至秘書監

賈洪字叔業京兆新豐人好學有才而特精於春秋左傳
建安初仕郡舉計掾洪與馮翊嚴苞交學最高洪歷守
三邑令所在輒開學舍親受諸生後馬超反刼洪作露
布司隸鍾繇識其文曰此賈洪作也及超破走太祖召

洪署軍謀掾猶以其前作露布故不即叙晚乃出為陰泉長延康中轉為司馬王相王彪亦雅好文學常師宗之過於三卿數歲病亡時年五十餘時人惜之

薛夏字宣聲天水人博學有才天水舊有姜閻任趙四姓推於郡中而夏為單家不為降屈四姓欲共治之夏乃游遁東詣京師太祖宿聞其名甚禮遇之後四姓又使囚遁引夏關移潁川收捕繫獄時太祖知其故乃告潁川使理出之召署軍謀掾文帝[illegible]其才黃初中為秘書丞帝每與夏推論書傳未嘗不終日每呼為薛君而不名夏居甚貧帝又顧其衣薄解所御服袍賜之其後征東將軍曹休來朝帝方與夏有所咨論而外啓休到

帝引入坐定帝言與休曰此祕書丞天水薛宣聲也其見遇如此尋欲用之會文帝崩後數歲亦病亡敕其子無還天水

隗禧字子牙京兆人世單家少好學初平中三輔亂禧擔負經書每南客荊州採梠餘日則誦習之太祖定荊州召署軍謀掾黃初中爲譙王郎中王宿聞其儒者常虛心從學禧亦敬恭以授王由是大得賜遺以病還拜郎中年八十餘以老處家就學者甚多禧既明經又善星官長仰瞻天文嘆息謂魚豢曰天下兵戈尚猶未息如之何豢又常從問左氏傳禧荅曰欲知幽微莫若易人倫之紀莫若禮多識山川鳥獸草木之名莫若詩左氏

直相斫青耳不足精意也秦因從問詩禮說齊韓魯毛
四家義不復執文詞如諷誦又撰作諸經解數十萬言
未及繕寫而得聾疾後數歲病亡
樂詳字文載河東人少好學建安初聞公車司馬令南郡
謝該善左氏傳乃從南陽步詣該問疑難今樂氏問七
十二事詳所撰也所問既畢遂歸鄉里時杜畿爲太守
亦甚好學署詳文學祭酒使教後進於是河東學業大
興至黃初中徵拜博士時太學初立有博士十餘人
備員而已唯詳五業並受其或難教詳無慍色以杖畫
地牽譬引類至忘寢食以是獨擅名於遠近詳學既精
悉又善推步別受詔與太史典定律曆太和中轉拜騎

都尉以才劣於學故歷三世竟不出爲守宰正始中以
年老罷歸門徒數千人

按漢鄭玄初爲衆經註解服虔何休各有所說玄易詩
書禮論語孝經虔左氏春秋休公羊傳大行於河北王
肅易亦間行焉至晉世杜預註左氏預玄孫坦坦弟驥
於宋朝並爲青州刺史傳其家業故齊地多習之自魏
末大儒徐遵明下講鄭玄所註周易遵明以傳盧景裕
及清河崔瑾景裕傳權會郭茂權會早入鄴都郭茂恒
在門下教授其後能言易者多出郭茂之門河南及青
齊之間儒生多講王輔嗣所註師訓蓋寡齊時儒士罕
傳尚書之業徐遵明兼之遵明受業於屯留王聰傳

故浮陽李周仁及渤海張文敬李鉉河間權會並鄭康
成所註非古文也下里諸生畧不見孔氏註解武平末
劉光伯劉士元始得費甝義疏乃留意焉其詩禮春秋
尤為當時所尚諸生多兼通之三禮並出遵明之門徐
傳業於李鉉祖儁田元鳳馮偉紀顯敬呂黃龍夏懷敬
李鉉又傳授刁柔張買奴鮑季詳邢峙劉晝熊安生安
生又傳孫靈暉郭仲堅丁恃德其後生能通禮經者多
是安生門人諸生盡通小戴禮於周儀禮兼通者十二
三馬通毛詩者多出於魏朝劉獻之獻之傳李周仁周
仁傳董令度程歸則歸則傳劉敬和張思伯劉軌思其
後能言詩者多出劉之門河北諸儒能通春秋者並服

子慎所註亦出徐生之門張買奴馬敬德邢峙張思伯張奉禮張雕劉晝鮑長宣王元則並得服氏之精微又有衛覬陳達潘叔虔雖不傳徐氏之門亦爲通解又有姚文安秦道靜初亦學服氏後兼更講杜元凱所註其河外儒生俱服膺杜氏其公羊穀梁二傳儒者多不厝懷論語孝經諸學徒莫不通講諸儒如權會李鉉刁柔熊安生劉軌思馬敬德之徒多出義疏雖曰專門亦皆相祖習也大抵南北所爲章句好尚互有不同江左周易則王輔嗣尚書則孔安國左傳則杜元凱河洛左傳則服子慎尚書周易則鄭康成詩則並主於毛公禮則同遵於鄭氏南人約簡得其英華北學深蕪窮其枝葉

考其終始要其會歸其立身成名殊同致矣

隋

元善河陽人也祖義魏侍中被誅善少隨父至河南性好學遂通涉五經尤明左氏傳侯景之亂善歸於周武帝甚禮之賜爵江陽縣公開皇初拜內史侍郎上每望之曰人倫儀表也後遷國子祭酒上嘗親臨釋奠命善講孝經於是敷陳義理兼之以諷諫上大悅曰聞江陽之說更起朕心賚絹百匹衣一襲善之通博在何妥下然以風流醞藉俯仰可觀音韻清朗聽者忘倦由是為後進所歸以高熲有宰相具嘗言於上及熲得罪上以善言為熲游說善憂懼消渴疾作而卒

何妥字棲鳳西城人父細胡通商入蜀遂家郫縣妥少機警以伎巧事湘東王王知其聰明召為誦書左右時蘭陵蕭眘亦有雋才住青楊巷妥住白楊頭時人為之語曰世有兩雋白楊何妥青楊蕭眘其見美如此與蘇威有隙出為龍州刺史時有負笈遊學者妥皆為講說教授為刺史箴勒於州門外在職三年以疾請還詔許之大抵論時政損益并指斥當世朋黨於是蘇威及吏部尚書盧愷侍郎薛道衡等皆坐得罪除伊州刺史不行尋為國子祭酒卒諡曰肅

房暉遠字崇儒真定人也世傳儒學暉遠幼有志行明三禮春秋三傳詩書周易兼善圖緯恒以教授為務遠方

負笈而從者動以千計齊南陽王綽爲定州刺史聞其名召爲博士周武帝平齊搜訪儒俊暉遠首應辟命授小學下士隋文帝受禪遷太常博士牛弘每稱爲五經庫吏部尚書韋世康薦之遷太學博士尋與鄭譯修正樂章未幾擢爲國子博士諸儒莫不稱爲通博

劉焯字士元信都人也犀額龜背望高視遠聰敏沈深少與劉炫爲友同受詩於劉軌思受左傳於廣平郭懋問禮於阜城熊安生皆不卒業而去劉智海家素多墳籍焯就讀十載雖衣食不繼晏如也遂以儒學知名爲州博士隋開皇中舉秀才射策甲科與王劭同修國史兼參議律曆仍直門下省以待顧問與楊素牛弘蘇威蕭

該何妥房暉遠崔崇德崔賾等於國子共論古今滯義前賢所不通者每升坐論難鋒起皆不能屈楊素等莫不服其精博六年運洛陽石經至京師文字磨滅莫能知者奉勑與劉炫二人論議深挫諸儒咸懷妬恨遂爲飛章所謗除名於是優游鄉里專以教授著述爲務孜孜不倦賈馬王鄭所傳章句多所是非九章算術周髀七曜曆書十餘部推步日月之經量度山海之術莫不覈其根本窮其秘奧與劉炫聰明博學名亞於焯故時人稱二劉焉天下名儒後進質疑受業不遠千里而至者不可勝數論者以爲數百年以來博學通儒無能出其右者

王通字仲淹隋山西龍門人漢徵君霸之後也世以儒術
顯父隆隋文帝開皇初爲國子博士嘗歎王道無叙天
下何爲而一通方十歲有憂色曰通聞古之爲邦有長
久之策故夏殷以下數百年四海常一統也後之爲邦
行苟且之政故夏殷以下數百年九州無定主也夫子
之歎蓋憂皇綱不振生人勞於聚斂而天下將亂乎父
異之遂告以元經之事通再拜受之於是有四方之志
蓋受書於東海李育學詩於會稽夏琠問禮於河東關
子明正樂於北平霍汲考易於族父仲華不解衣者六
年其精志如此仁壽三年甫冠西遊長安見帝因奏太
平策尊王道推霸畧稽今驗古凡十有二帝大悅下其

議於公卿公卿不悅仲淹知謀之不用也作東征之歌而歸慶徵不至乃續詩書正禮樂修元經讚易道九年而六經大就門人自遠而至河南董常太山姚義京兆杜淹趙郡李靖南陽程元扶風竇威河東薛收中山賈瓊清河房玄齡鉅鹿魏徵太原溫大雅潁川陳叔達等咸稱師北面受王佐之道焉如往來受業者不可勝數蓋千餘人隋季仲淹之教興於河汾雍雍如也十年尚書召署蜀郡司戶不就十一年以著作郎國子博士徵並不至僕射楊素甚重之勸之仕仲淹曰通有先人之敝廬足以庇風雨薄田足以具饘粥讀書談道足以自樂願明公正身以治天下使時和年豐通也受賜多矣不

頗仕也大業末卒於家門人謚曰文中子初通謂弟勣等曰吾周之後也世習禮樂子孫當遇王者得申其道則儒業不墜其天乎其天乎通所著有禮論十卷樂論十卷續書二十五卷續詩十卷元經十五卷讚易十卷並未及行正觀初其弟凝子福畤等收其議論分爲六部號曰王氏六經王氏雜録又取薛收姚義所集門人對問之書勒成中說十卷杜淹始撰成文中子世家阮逸中說時尚書陳叔達方撰隋史弟績持世家授叔達編之值太尉長孫無忌與王氏有隙叔達亦避太尉之權藏而未出

徐曠字文遠博通五經明左氏春秋時著儒沈重講太學授業常千人文遠從之質問不數日辭去或問其故答曰先生所說紙上語耳若奧境彼有所未見者尚何觀重知其語召與反覆研辯嗟嘆其能曠性方正舉動純[illegible]李密王世充皆從受學太業初禮部侍郎許善心薦文遠及包禮褚徽陸德明魯達為學官擢國子博士世稱左氏有文遠禮有褚徽詩有魯達易有陸德明皆時冠云高祖幸國學觀釋奠文遠發春秋題諸[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隨方曉對莫能屈帝異之卒年七十四孫有功[illegible]有傳

陸元朗字德明以字行蘇州吳人善名理言受學於周弘正陳大建中後主為太子集名儒入講承光殿德明始

冠與下坐祭酒徐孝克敷經倚貴縱辯衆多下之獨德明申荅屢奪其說舉坐咨賞世充平秦王辟為太學博士高祖已釋奠召博士徐文遠浮屠慧乘道士劉進喜各講經德明隨方立義偏析其要帝大喜曰三人者誠辯然德明一舉輒蔽可謂賢更遷國子博士卒論撰甚多傳於世後太宗閱其書嘉德明博辯以布帛三百段賜之

曹憲仕隋為秘書學士聚徒教授凡數百人公卿多從之遊於小學家尤邃自漢杜林衞宏以後古文亡絕至憲復興隋煬帝令與諸儒譔桂苑珠叢規正文字又註廣雅學者推其該博藏於秘書唐正觀中以弘文館學士

甚不至即其家拜朝散大夫當世榮之時太宗嘗讀書有奇難字輒遣使者問憲憲具爲音註援驗詳復帝咨尚之憲始以梁昭明太子文選授諸生而同郡魏模公孫羅江夏李善相繼傳授於是其學大興云

顏師古字籀其先琅琊人少博覽精訓詁學善屬文仁壽中李綱薦之授安養尉高祖入關謁見長春宮授朝散大夫累遷中書舍人專典機密師古性敏給明練治體方軍國務多詔令一出其手冊奏之工當時未有及者太宗嘗嘆五經去聖遠傳習寖訛師古於秘書省考定多所釐正既成悉詔諸儒議於是各執所習共非詰師古師古輒引晉宋舊文隨方曉答義據該明出其悟表

人人歎服帝因頒所定書於天下學者賴之俄拜秘書少監撰五禮成進爵爲子又爲太子承乾註班固漢書上之時人謂杜征南顏秘書爲左丘明班孟堅忠臣時帝將有事泰山詔公卿博士雜定其儀而論者爭爲異論師古奏撰定封禪儀注書諸儒謂爲適中於是以付有司多從其說從征遼道病卒其所注漢書急就章大顯於時

孔穎達字仲達冀州人八歲就學誦記日千餘言及長善屬文通步曆隋大業初舉明經高第授博士煬帝召天下儒官集東都詔學士與論議穎達爲冠又年最少老師宿儒耻出其下陰遣人刺之匿楊元感家得免時太

宗新即位頴達數以忠言進帝稱善除國子司業與諸
儒議曆及明堂事多從其說以論撰勞加散騎常侍爵
爲皇太子令頴達撰孝經章句因文以盡箴諷之拜
祭酒帝幸太學觀釋菜命頴達講經畢上釋奠頌有詔
褒美後太子稍不法頴達爭不已乳夫人曰太子旣長
不宜數面折之對曰蒙國厚恩雖死不恨剴切愈至後
致仕卒頴達與顏師古撰五經義訓凡百餘篇號義贊
詔改爲正義云雖包貫異義詳博然其中不能無謬冗
博士馬嘉運駁正其失子志終司業志子惠元力學寡
言擢爲司業三世司業時人美之
張士衡瀛州樂壽人九歲居母喪哀慕過禮博士劉軌思

元[illegible]其搽謂父慶曰古不親教子吾爲君成就之乃
授以詩禮大業兵起諸儒廢學暨唐興士衡復講教於
鄉里太子承乾慕風迎致謁見太宗洛陽宮帝擢爲崇
賢館學士太子常問事佛營福其應奈何對曰事佛在
清淨仁恕爾如貪婪驕暴雖傾財事之無益於福且善
惡必報若影赴形聖人言之備矣爲君仁爲臣忠爲子
孝則福祚永久是而缺禍至矣時太子以過失聞士衡
因而規之然不能用也

王元感濮州人擢明經高第所撰書糾繆春秋振滯禮繩
愆等凡數十百篇上之觀知古見其書歎曰五經指南
也而徐堅等惜其異聞每爲助理[illegible]爲之遂下詔褒

美以爲儒宗元感初著論三年之喪宜三十有六月譏詆諸儒張柬之破其說曰三年之喪二十五月由古而然朞而小祥食菜果又朞而大祥食醯醬中月而禫食酒肉故仲由不能過制爲服孔鯉不能過朞哭毋名教之厳也當世謂柬之言不詭聖人而元感論遂廢

尹知章絳州翼城人少嗜學未甚詳解忽夢人持巨鑿破其心發竅志思開徹遂徧明六經諸生常請授者更北面受大義轉國子博士馬懷素續定秘書奏知章是正文字休沐講授未嘗輟性和厚人不見有喜慍未嘗問産業其子欲廣市樵米爲歲中計知章曰如而計則貧人何以取資且吾嘗應孝廉利耶卒官所

者論說脩身求道之要作訓誡數百言與琴賦詩澹然如平日居而已而沒年四十七

張九成字子韶別稱無垢居士其先開封人徙居錢塘幼時父精書忠孝命名於心試子韶置卷飲稚曰精能不朽初無二致勿謂紙上語不足多下學上達某敢以聖賢為法諸老驚嘆曰真奇童子也十四游郡庠閉閣終日寒折膠暑爍金不越戶限比舍鑿穴隙視之則斂膝危坐對置大編若與神明伍乃相驚服而師尊之游京師從楊龜山學權貴託人致幣曰肯從吾游當薦之館閣子韶笑曰王良尚羞與嬖奚乘吾可為貴游客耶紹興二年上將策進士詔考官直言者置高第子韶對策畧曰禍亂之作天所以開聖人也願陛下以剛大為心無以憂驚自沮今閭巷之人皆知有父兄妻子之樂陛下貴為天子冬不得溫夏不得清昏無所定晨無所省感時

遇物悽惋於心而不思所以還二聖之車乎射策至晡未畢貂璫促之子韶曰未也方談及公等上覽其對擢置第一策中言及偽豫事豫聞之不勝其忿手劄以屬客子韶曰欺天罔人惡積禍稔殆自斃矣授鎮東軍簽判未幾投檄歸子韶既歸從學者日衆子韶遜辭不獲後出其門者多爲聞人趙鼎薦於朝遂以太常博士召遷著作郎上言我宋家法曰仁而已仁之發見尤在於刑陛下以省刑爲急而理官不以省刑爲念願詔理官活幾人者與減磨勘從之除浙東提刑力辭乃與祠以歸未幾復除宗正少卿兼權刑部侍郎嘗有所奏上曰朕只是一箇誠子韶曰陛下對群臣時如此退居禁中時如何上曰亦只是箇誠子韶又問對宮嬪時如何上方經營答語子韶奏云只此便是不誠一日論日食曰日食之變本於惡氣惡氣之萌本於惡念上矍然曰誠在朕念慮間

篤專於學延詔無毋升坐講勸百官觀禮卒年七十五
詔宰相曰無世朕師今其永逝宜用優典於是贈禮部
尚書謚曰文奕事官給所撰述百餘篇殁後在於書殿
得講史記至言十二篇上之帝嘆息
元澹字行冲以字顯博學尤通詁訓及進士第累遷通事
舍人狄仁傑器之嘗謂仁傑曰下之事上譬富家儲積
以自資也脯腊膎胰以供滋膳參朮芝桂以防疾疢門
下充旨味者多矣願以小人備一藥石可乎仁傑笑曰
君正吾藥籠中物不可一日無也景雲中授太常少卿
行冲以系出拓拔恨史無編年乃譔魏典三十篇事詳
文約學者尚之遷弘文館學士元宗自註孝經詔行冲

爲疏立於學官初魏光乘請用魏徵類禮列於經帝命行沖與諸儒集議作疏將立之學乃引國子博士范行恭等刊綴爲五十篇上於官於是張說建言戴聖所錄向已千載與經並立不可罷魏孫炎始因舊書擿類相比有如抄撮諸儒共非之至徵更加整次乃爲訓注恐不可用帝然之行沖意諸儒排己因著論自辯名曰釋疑卒謚曰獻

韓愈字退之唐修武人父仲卿爲武昌令有美政終秘書郎退之生三歲而孤嫂鄭鞠之七歲好學言出成文比長盡通六經百家學舉進士歷遷四門博士監察御史德宗時極論宮市怒貶陽山令有愛在民生子多以其

世宗之歷改職方員外郎踰論刺史陰黨華陰令復左
遷博士乃作進學解以自諭執政覽之奇其才改比部
郎中史館脩撰轉考功知制誥進中書舍人初憲宗將
平蔡命御史中丞裴度使諸軍按視及還言賊可滅退
之奏同與宰相議不合改太子右庶子後度以宰相節
度彰義軍奏愈行軍司馬遂請乘虛先入汴說韓弘使
協力卒擒元濟遷刑部侍郎憲宗遣使者往鳳翔迎佛
骨入禁中三日乃送佛祠王公士人奔走膜唄至爲夷
法灼體膚委珍貝騰沓道路退之聞而惡之乃上表請
付水火帝大怒將抵以死裴度崔群爲言乃貶潮州刺
史旣至潮以表哀謝帝得奏頗感悔欲復用之皇甫鎛

素忌其直奏且內移改袁州刺史召拜國子祭酒轉兵部侍郎又吏部侍郎穆宗長慶四年卒年五十七贈禮部尚書謚曰文退之性明銳不詭隨與人交終始不變成就後進士往往知名族姻友舊不自立者必待衣食嫁娶喪葬拔鄭衣爲服牀以報所著有原道原性師說等數十篇皆奧衍宏深與孟子相表裏以左右六經昔孟子距楊墨去孔子纔二百年退之排佛老二家乃去千餘歲撥衰反正功與齊而力倍之自退之沒其言大行學者仰之如泰山北斗云宋仁宗元豐七年從祀孔廟追封昌黎伯

啖助字叔佐趙州人後徙關中淹該經術天寶末調臨海

剟善爲春秋考三家短長號集傳復攝其綱條爲例統
助愛公穀二家以左氏解義多謬其書廼出於孔氏門
人且論語孔子所引率前世之老彭伯夷等類非同時
而言左丘明恥之丘亦恥之丘明者蓋如史佚遲任者
又左氏傳國語屬綴不倫序事乖剌非一人所爲蓋左
氏集諸國史以釋春秋後人謂左氏傳著非也助門人
趙康陸質其高弟也助卒質與其子異錄助所爲春秋
集註總例請康損益質纂會之號纂例康字伯循質所
稱爲趙夫子者大曆時助康質以春秋施士匄以詩仲
子陵袁彝韋彤韋茝以禮蔡廣成以易彊蒙以論語皆
自名其學而士匄子陵最卓異士匄撰春秋傳未甚傳

後文宗喜經術宰相李石因言士句春秋可讀帝曰朕

見之矣穿鑿之學徒爲異同但學者如浚井得泉而巳

何必勞苦旁求然後爲得

續文獻通考卷之二百二終